

# 徐志摩四角戀(二)

張源

## 海外纏綿燕京銷魂

徐志摩使君有婦，陸小曼羅敷有夫，他和她的婚姻誠然新舊參半，但却決不能說毫不幸福美滿，張幼儀的丈夫徐志摩是享譽國際的大詩人，他對中國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都有很大的貢獻，同時也留下若干篇勢將不朽的著作，陸小曼的丈夫王慶學兼中西，文武雙全，他是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當過東南五省聯軍的參謀長。這兩位先生至低限度也够得上「郎才」。陸小曼有美人之目，又復多才多藝，張幼儀更是標準中國美人胎子，復有經營治事的長才，她的令兄張君勳貴為民社黨主席，張嘉璈尤為中樞要員，財經巨子。張幼儀本人就掌管過民社黨的財務。因此，徐張、王陸，四位「郎才女貌」都是眾所艷羨的。照說他們都沒有鬧四角戀愛，浸假演成婚變的理由，然而他們的四角戀愛與婚變畢竟還是鬧得如火如荼，洋洋沸沸，說來說去，那就只有徐志摩和陸小曼相互傾倒，一見鐘情這一個理由了。

因此，徐志摩在邂逅結識陸小曼初期，他那份狂熱的傾慕之心，仍還是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仔細推敲、玩味的。以下，筆者仍願抄錄幾段徐志摩的日記——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十二日，徐志摩在北京時的日記：

這在戀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鐘變樣，絕對的不可測度。昨天那樣的受罪，今兒又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別！像這樣的艷福，世上能有幾個人享着；像這樣奢侈的光陰，這宇宙間能有幾多？却不道我年前口占的『海外纏綿香夢境，銷魂今日竟燕京』，應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B明白了，我真又歡喜又感激！他這來才够交情，我從此完全信託他了。眉，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小，當代賢哲你瞧都在你的妝台前聽候差遣。眉，你該睡着了吧，這時候，我們又該夢會了！說也真怪，這來精神異常的抖擻，真想做事了，眉，你內助我，我要向外打仗去！

八月十四日：昨晚不知那兒來的興致，十一點鐘跑到W家裏，本想與奚談天，他買了新鮮合

桃，葡萄，莎果，連蓬請我，誰知講不到幾句話，太太回來了，那就是完事。接着W和M也來了，一同在天井裏坐着閒話，人家饑餓，就喫蛋炒飯，我喫了兩碗，飯後就喫打牌，我說那晚就得住夜，住夜就得與他們夫婦同床，M連罵『要死快哩，瘋頭瘋腦，』但結果打完了八圈牌，我的要求居然做到，三個人一頭睡下，熄了燈，M繃緊在W的胸前，格支支的笑個不住，我假裝睡着，其實他說話等等我全聽分明，到天亮都不會落瞓。

眉，娘（按指小曼的娘）真是何苦來。她是聰明，就該聰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們倆都是癡情人容易鐘情，她就該得想法大處落墨，比如說禁止你與我往來，不許你我見面，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就該承認我們的情分，給我們一條活路才是道理。像這樣小鷄鶩的溜着眼珠當着人前提防，多說一句話該，多看一眼該，多動一手該，這可不是真該，實際毫無干係，只叫人不舒服，強迫人裝假，真是何苦來。眉，我總說有真愛就有勇氣

，你愛我的一片血誠，我身體磨成了粉都不能懷疑，但同時你娘那裏既不肯冒險，他那裏又不肯下決斷，生活上也沒有改向，單叫我含糊的等着，你說我心上那能有平安，這神魂不定又那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進一步愛我，早晚想一個堅決的辦法出來，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堂的做人；早一天實現我一輩子理想中的新生活。眉，你愛我究竟是怎樣的愛法？

我不在時你想我，有時很熱烈的想我，那封信！但我不在時你依舊有你的生活，並不是怎樣的過不去；我在你當然更高興，但我最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必要』，最無遺憾的滿足？這問題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戀愛之所以為戀愛就在他那絕對不可改變不可替代的一點；羅米烏愛玖麗德，願為她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女子能動他的心；玖麗德愛羅米烏，願為他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男子能占她一點子的情，他們那戀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這裏。他們倆死的時候彼此都是無遺憾的，因為死成全他們的戀愛到最完全最圓滿的程度，所以這『Die upon a kiss』是真鍾情人理想的結局，再不要別的。反面說，假如戀愛是可以替代的，像是一枝牙刷爛了可以另買，衣服破了可以另製，他那價值也就可想。『定情』——the spiritual engagement, the great mutual giving up——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兩個靈魂在上帝的眼前自願的結合，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戀愛神聖就在這絕對性，這完全性，這不變性，所以詩人說：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眉，我感謝上蒼，因為你已經接受了我；這來我的靈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榮的起點，我這一輩子再不能期望關於我自身更大的事情發現，我一天有你的愛，我的命就有限，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因此我不能不切實的認明這基礎究竟是多深，多堅實，有多少抵抗侵凌的實力——這生命裏多的是狂風暴雨！

### 恨我苟且因循懦弱

所以我不怕你厭煩我要問你究竟愛到什麼程度？有了我的愛，你是否可以自慰已經得到了生命與生命的一切？反面說，要沒有我的愛，是否你的一生就沒有了光彩？我再來打譬喻：你愛吃蓮肉，愛吃雞豆肉；你也愛我的愛，在這幾天我信蓮肉，雞豆，愛都是你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愛只像是一個「加添的必要」。An additional necessity, 不是絕對的必要。比如空氣，比如飲食，沒了一樣就沒有命的。有蓮時吃蓮，有雞豆時吃雞豆；有愛時『吃』愛。好；再過幾時時新就換樣，你又該吃蜜桃，吃大石榴了，那時假定我給你的愛也跟着蓮與雞豆完了，但另有與石榴同時的愛現成可以『吃』——你是否能照樣過你的生活，照樣生活裏有跳有笑的？再說明的，

眉呀，我祈望我的愛是你的空氣，你的飲食，有了就活，缺了就沒有命的一樣東西；不是雞豆或是蓮肉，有時吃固然痛快，過了時也沒有多大交關，石榴柿子青果跟著來替口味多著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你的愛現在已是我的空氣與飲食，到了一半天不可少的程度，因此我要知道在你的世界裏我的愛佔一個什麼地位？

May, I miss your passionately appealing gazings and soul communicating glances which once so overwhe I med and ingriated me. Suppose I die suddenly tomorrow morning. Suppose I change my-heart and love somebody else, what then would you feel and what would you do. These are very cruel supposition I know, but all the same I can't help making them, such being the lover's psychology.

Do you know what would I have done if in my coming back I should have found my love no longer mine! Try and imagine the situation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日記已經第六天了，我寫上了一二十頁，不管寫的是什麼，你一個字都還沒有出世哪！但我却不怪你，因為你真是事忙；我自己就負你空忙大部分的責。但我盼望你及早開始你的日記，紀念我們同玩廠甸那一個蜜甜的早上。我上面一大段問你的話，確是我每天鬱在心裏的一點意思，

眉，你不該答復我一兩個字嗎？眉，我寫日記的時候我的意緒益發蠶絲似的繞著你。我筆下多寫一個眉字，我口裏低呼一聲我的愛，我的心為你多跳了一下。你從前給我寫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我知道，因此我益發盼望你繼續你的日記，也使我多得一點歡喜，多添幾分安慰。

我想去買一隻玲瓏堅實的小箱，存你我這幾

月來交換的信件，算是我們定情的一個紀念，你意思怎樣？

八月十六日：眞怪，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擻，從沒有過的，眉，我的心，你說怪不怪，跟你的抖擻一樣？想是你傳給我的，好，讓我們同病；叫這劇烈的心震死了豈不是完事一宗？事情的確是到門了，眉，是往東走或往西走你趕快得主意才



陸小曼所作的畫。

是，再要含糊時大事就變成了頑笑，那可眞不是玩！他那口氣是最分明沒有的了；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雙心，決不會第二個人。他現在的口氣似乎比從前有主意的多，他已經準備『依法辦理』；你聽他的話『今年決不攔阻你』。好，這回像人了！他像人，我們還不爭氣嗎？眉，這事情清楚極了，只要你的決心，娘，別說一個，十個也不能攔阻你。我的意思是我們同到南邊去（你不願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成功的，所以與其拖泥帶漿還不如走大方的路，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面的地方？）找着做中間人，解決你與他的事情，第二步當然不用提及，雖則誰不明白？眉，你這回眞不能再做小孩子，你得硬一硬心，一下解決了這大事免得成天懷鬼胎過不自然的痛苦的日子。要知道你一天在這尷尬的境地裏嵌着，我也心理上一天站不直，那能眞心去做事害得誰都不舒服，眞是何苦來？眉，救人就是自救，自救就是救人。我最恨的是苟且，因循，懦弱，在這上面無論什麼事都是找不到基礎的。有志事竟成，沒有錯兒。奮勇上前吧，眉，你不用怕，有我整個兒在你旁邊站著，誰要動你分毫，有我拚著性命保護你，你還怕什麼？

今晚我認賬心上有點不舒服，但我有解釋，理由很長，明天見面再談吧。我的心懷裏，除了摯愛你的一片熱情外，我決不容留任何夾雜的感想；這册愛眉小扎裏，除了登記因愛而流出的思想外，我也決不願夾雜一些不值得的成分。眉，我是太癡了，自頂至踵全是愛，你得明白我，你

得永遠用你的柔情包住我這一團的熱情，決不可有一絲的漏縫，因為那時就有爆烈的危險。

### 靈魂裡的血在掉着

八月十八日：十一點過了。肚子還是疼，又招了涼怪難受的，但我一個人占空院子（宏這回真走了），夜沉沉的，那能睡得著？這時候飯店舞台上正涼快，舞場中衣香鬢影多浪費多作樂呀！



徐志摩和陸小曼，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這屋子悶熱得凶，蚊蟲也不饒人，我臉上腕上都叫咬了。我的病我想一半是昨晚少睡，今天打球後又喝冰水太多，此時也有些倦意，但眉，你不是說回頭給我打電話嗎？我那能睡呢！聽差們該死，走的走，睡的睡，一個都使喚不來。你來電時我要是睡着了那又不成。所以我還是起來塗我最親愛的愛眉小扎吧。方才我躺在床上又想這樣那樣的。怪不得老話說『疾病則思親』，我才小不舒服，就動了感情，你說可笑不？我倒不想父

母，早先我有病時總想媽媽，現在連媽媽都退後了，我只想我那最親愛的，最鐘愛的小眉。我也想起了你病的那時候，天罰我不叫我在你的身旁，我想起就痛心，眉，我怎樣不知道你那時熱烈的想我要我。我在意大利時有無數次想出了神，不是使勁的自咬手臂，就是拿拳頭捶着胸，直到真病了才知道。今晚輪着我想你了，眉！我想像你坐在我的床頭，給我喝熱水，給我喫藥，撫摩着我生痛的地方，讓我好好的安眠，那多幸福呀！我願意生一輩子的病，叫你坐一輩子的床頭。哦！那可不成，太自私了，不能那樣設想。昨晚我問你我死了你怎樣，你說你也死，我問真的嗎，你接著說的比較近情些。你說你或許不能死，因為你還有娘，但你會把自己『關』起來，再不與男子來往。眉，真的嗎？門關得上，也打得開，是不是？我真傻，我想的是什麼呀，太空幻了！我方才想假使我今晚肚子疼是盲腸炎，一陣子湧上來在極短的時間內痛死了我，反正這空院子裏鬼影都沒，天上只有幾顆冷淡的星，地下只有幾莖野草花。我要是真的靈魂出了竅，那時我一縷精魂飄飄蕩蕩的好不自在，我一定跟著涼風走，自己什麼主意都沒有；假如空中吹來有音樂的聲響，我的鬼魂許就望著那方向飛去——許到了飯店的涼台上。啊，多涼快的地方，多好聽的音樂，多熱鬧的人羣呀！啊，那又是誰，一位妙齡女子，她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在那像水潑似的地平上翩翩的舞，多美麗的舞影呀！但她是誰呢，為什麼我這飄渺的三魂無端又感受一個勁烈的顫慄？她是誰呢，那樣的美，那樣的風情，讓我移

近去看看，反正這鬼影是沒人覺察，不會招人討厭的不是？現在我移近了她的跟前——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款款舞蹈著的那位女郎。她到底是誰呀，你孤單的鬼影，究竟認清了沒有？她不是旁人；不是皇家的公主，不是外邦的少女；她不是別人，她就是她——你生前歷肝腦去戀愛的她！你自己不幸，這大早就變了鬼，她又不知道，你不知她那能知道——那跳舞的音樂多香柔呀！好，我去通知她吧。那鬼影躊躇了一响，咽住了他無形的悲淚，益發移近了，舉起一個看不見的指頭，向著她暖和的胸前輕輕的一點——啊，她打了一個寒噤，她抬起了頭，停了舞，張大了眼睛，望著透光的鬼影睜眼的看，在那一瞥間她見着了，她也明白了，她知道完了——她手掩着面，她悲切切的哭了。她同舞的那位男子用手去攬着她，低下頭去軟聲的安慰她——在潑水似的地平上，他擁着掩面悲泣的她慢慢走回坐下了。音樂還是不斷的奏着。

十二點了。你還沒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躺着想吧。

十二點三刻了。還是沒有消息。水管的水聲，像是浙瀝的秋雨，真惱人。為什麼心頭這一陣陣的淒涼，眼淚——線條似的掛下來了！為什麼，上床去吧。

一點了。一個秋虫在階下鳴，我的心跳；我的心一塊塊的迸裂；痛！寫什麼，還是想着去，孤單的癡人！

一點過十分了。還這麼早，時候過的真慢呀

這地板多硬呀，跪着雙膝生痛；其實何苦來，禱告又有什麼用處？人有沒有心是問題；天上沒有神道更是疑問了。

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憐！早知世上是這樣的，你何必由娘胎出世來！這一腔熱血遲早有一天嘔盡。

一點二十分！

一點半——Marvellous!

一點三十五分——Life is too charming, too charming indeed, Haha!

一點三刻——Oh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Is that the way love!

一點五十五分——天呀！

兩點五分——我的靈魂裏的血一滴一滴的在那裏吊……

兩點八分——瘋了！

兩點三十分——

兩點四十分——“The pity of it, the pity of it, Jagoii!”

Christ what a hell

Is packed into that line!

Each syllable

Blessed when you say it:...

.....

兩點五十分——

三點七分——

三點二十五分——火都沒了！

三點四十分——心茫然了！

五點欠一刻——咳！

六點三十分

七點二十七分

### 悲哀如濤洶湧呼號

八月十九日：眉，你救了我，我想你這回真的明白了，情感到了真摯而且熱烈時，不自主的往極端方向走去，亦難怪我昨夜一個人發狂似的想了一夜，我何嘗存心和你生氣，我更不會存一絲的懷疑，因為那就是懷疑我自己的命，我只嫌嫌你太孩子氣，看事情有時不認清親疎的區別，又太顧慮，缺乏勇氣。須知真愛不是罪（就怕愛不真，做到真字的絕對義那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一個意思。你心上還有芥蒂時，還覺着「怕」時，那你的思想就沒有完全叫愛染色，你的情沒有到晶瑩剔透的境界，那就比一塊光澤不純的寶石，價值不能怎樣高的。昨晚那個經驗，現在事後想來，自有它的功用，你看我活着不能沒有你的愛我，我也要你的性靈完全的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的絕對的全部——因為我獻給你的也是絕對的全部，那才當得起一個愛字。在真的互戀裏，眉，你可以儘量，盡性的給，把你一切的所有全給你的戀人，再沒有任何的保留，隱藏更不須說；這給，你要知道，並不是給，像你送人家一件袍子或是什麼，非但不是給掉，這給是真的愛，因為在兩情的交流中，給與愛再沒有分界；實際是你給的多你愈富有，因為戀情不是像金子似

的硬性，它流的是水交抱，是明月穿上了一件輕快的雲衣，雲彩更美，月色亦更艷了。眉，你懂得不是，我們買東西尚且要挑剔，怕上當，水菓不要有蛀洞的，寶石不要有斑點的，布綢不要有綳紋的，愛是人生最偉大的一件事實，如何少得一個完全：一定得整個換整個，整個化入整個，像糖化在水裏，才是理想的事業，有了那一天，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

眉，方才你說你願意跟我死去，我才放心你愛我是有限了；事實不必有，決心不可不有，因為實際的事變誰都不能測料，到了臨場要沒有相當準備時，原來神聖的事業立刻就變成了醜陋的

頑笑。

世間多的是沒志氣人，所以只聽見頑笑，真的能認真的能有幾個人；我們不可不格外自勉。

八月二十日：我還覺得虛虛的，熱沒有退淨，今晚好好睡就好了，這全是自討苦喫。

我愛那重簾，要是簾外有濃綠的影子，那就更趣了。

你這無謂的應酬真叫人太不耐煩，我想真真有氣，成天遭強盜搶。老實說，我每晚睡不着也就爲，眉，你真的得小心些，要知道「防微杜漸」在相當時候是不可少的。

八月二十一日：眉，醒起來，眉，起來，你一生最重要的交關已經到門了，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機會到了，真的到了。

他已經把你看作潑水難收，當着生客們的面前，儘量的羞辱你；你再沒有志氣，也不該猶豫了；同時你自己也看得分明，假如你離成了，決不能再在北平耽下去。

我是等着你，天邊去，地角也去，爲你我什麼道兒都欣

欣的不躊躇的走去。聽着，你現在的選擇，一邊是苟且曖昧的圖生，一邊是認真的生活；一邊是航靜的社會，一邊是光榮的戀愛；一邊是無可理喻的家庭，一邊是海闊天空的世界與人生；一邊是你的種種的習慣，姨媽舅母，各類的朋友，一邊是我與你的愛。認清楚了這回，我最愛的眉呀，『羞以毫釐，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真的得下一個完全自主的決心，叫愛你期望你的朋友們，一致起敬你才好呢！

眉，爲什麼你不信我的話，到什麼時候你才聽我的話！你不信我的愛嗎？你給我的愛不完全嗎？爲什麼你不肯聽我的話，連極小的事情都不依從我——到是別人叫你上那兒你就梳頭打扮了快走。你果真愛我，不能這樣沒胆量，戀愛本是光明事。爲什麼要這樣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眉，要知道你只是偶爾的覺悟，偶爾的難受，我呢，簡直是整天整晚的叫憂愁割破了我的心

O May! love me, give me all your love, let us become one; try to live into my love for you, let my love fill you, nourish you, caress your daring body and hug your daring soul too; let my love stream over you, merge you thoroughly; 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

憂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像一個琴師操練我的琴；悲哀像是海礁間的飛濺，看他那洶湧聽他那呼號！

八月二十二日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  
紅  
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禾敷周  
我陋圃西瞻廣廬既貴不吝儉處有能存  
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財奉在昔同班司今  
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舉  
爵茂陰下攜手共躋踏爰用遺形骸  
忘筌在得魚  
辛丑初夏  
陸小曼  
陸小曼題於粵廬

陸小曼的題詩，時在民國三十年。